

本國學基
張橫渠集





書叢本基學國

集渠橫張

撰載張

行發館書印務商

原序

道以居正爲大學以盡心爲要。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然不極於知性知天。則心無由盡。正大之情。無從可見。而道於是乎晦矣。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道相承。爲萬世立極。而子思孟子從而發明之。斯道始大著。孟子沒而微言絕。歷千餘載。濂洛關閩諸君子。又起而修明之。今其書俱在。可考而知也。橫渠張先生著西銘正蒙經學諸書。呂與叔撰行狀。以爲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明道亦言西銘道理。孟子以後。無人及此。是豈虛稱也哉。其學當時盛傳於關中。雖自成一家之言。然與二程昆弟首推氣質之說。以明性善之本然。而漢唐以下諸儒紛議之惑泯焉。其有功性教。夫豈淺小哉。間嘗竊讀先生之書。其高極乎乾父坤母之大。而實不離乎吾體吾性之常。其詣必造於窮神知化之妙。而實不外乎存心養性以爲功。其旨歸在乎有無合一以爲常。而動靜虛實之機。灼然不爽。其致用務爲化裁。推行以盡利。而隱微幽獨之際。防亦不懈。大中至正之道。畢具乎此。而巨細精麤。亦莫不貫。其正且大。爲何如哉。夫道亦吾心所自有。何待他求。但不能窮理好學。則無以知夫吾性之所固有。而自盡其心。或牲於見聞之狹。或驚爲高遠之論。其於道也何有。余竊懼焉。故編輯是集。以破庸淺之見。以祛習俗之陋。俾學者有所操持存養。以趨向於本原之地。而因以自盡其心焉。雖然。其未易言也。張子之於道。蓋自謂俯讀仰思。求之六經。而後得者也。今學者於六經孔孟之言。不日浸灌於胷中。而驟而語之。未有不

河漢其言而遠巡退卻也。且無張子書爲宵得息養瞬存功夫。亦無以識其用意之所存。而能反覆究研。庶幾有得也。噫。學者於此。不一盡其心。而徒汲汲於華靡之詞。以博世資。吾知其渺乎小矣。是何足以語道也哉。余固非知道者也。然不敢謂無志於盡心之學。略附管見於正蒙。餘俟同志君子共爲討論焉。銖銖而較之。寸寸而度之。深造而有得焉。是亦張子而已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孟秋月。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宋史本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棄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十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其罪。還朝。卽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

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大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而坤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合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殁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鄜伯，從祀孔子廟庭。

張橫渠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西銘

東銘

卷之二

正蒙

太和篇第一

參兩篇第二

天道篇第三

神化篇第四

卷之三

正蒙

動物篇第五

誠明篇第六

張橫渠集

目錄

大心篇第七

中正篇第八

至當篇第九

作者篇第十

三十篇第十一

有德篇第十二

有司篇第十三

卷之四

正蒙

大易篇第十四

樂器篇第十五

王禘篇第十六

乾稱篇第十七

卷之五

經學理窟

周禮

詩書

宗法

卷之六

經學理窟

禮樂

氣質

卷之七

經學理窟

義理

學大原上

卷之八

經學理窟

學大原下

自道

張橫渠集 目錄

卷之九

經學理窟

祭祀

月令統

喪記

卷之十

語錄鈔

卷之十一

文集鈔

卷之十二

性理拾遺

二程書拾遺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一

宋張載撰

西銘
朱子註釋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閒。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

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長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

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

一面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特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殊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熹旣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

訶子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二

正蒙一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說也。無大可過。無細可遺。聖人復起。無以閒乎斯言矣。

呂汲公曰。先生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有合於前聖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花葉爾。

程子曰。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朱子曰。正蒙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序而及。方見好處。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切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工夫看得矣。

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

終是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蓋以其思慮考索所致。非性分自然之知。槩可見矣。

按正蒙所說道理如太和參兩天道神化等篇皆不出周子太極圖範圍之中苟熟通太極以意會之則正蒙精奧無不可了然心目渙然冰釋矣若猶未也冥漠之中總無頭緒可尋竅窟可通徒執其言語附會解說未免河漢也蓋天地間道理一而已矣雖立言各有不同其旨歸究不能外也清虛一大是當時立言之過而意則實說道體其理未嘗非也今經說破善會之可耳世間道理雖極精奧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已斷之矣正蒙窮天地萬物之理亦只得揅這兩句道理別無他巧

太和篇第一 此篇論陰陽運化人物賦受之理

大和所謂道。易曰保合太和。太和本屬氣分之理。言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此即太極本具是生綱

縉相盪勝負屈伸之始。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其來也幾微易簡。是繼之者。其究也廣大堅固。是成之者。起

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引易以申明易簡乃善時事。其究也廣大堅固。是成之者。起

象者形下之器也。所不可象者形上之道也。凡物之生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如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

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此就天而言。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此

人心而言。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聖人不如此說。正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按有無皆是道。寂感皆是性。無所謂客也。言體用可爾。下客字太險。似於理有礙矣。盡性則內外精麤一以貫之。這道理。張子本自分曉。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從陰陽五行錯綜變化中來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理謂所以宰乎變化之權者也順謂妄謂實理具在不害不悖是也元亨誠之通利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理謂所以宰乎變化之權者也順謂

按此雖指造化而言然人之爲學亦當如是也失序則亂不誠無物聚要在順而不妄四字

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

按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非無也適還天地於穆之本體而已聚爲有象非有也不失天地變化之常理而已世目但見萬物隆無條有而不知爲氣之聚散使然也知氣之爲聚爲散而又未知皆理爲宰也

太虛不能無氣有是理則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有是氣則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原始反終循環不窮

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皆是萬古自然道理不得然則聖人盡道其閒兼體而不累者存神

其至矣盡道其閒與化推移而周流無閒也兼體不累有無聚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爲見是知無而

不知不倚一偏也存神其至超乎形氣之外而運用不測也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爲見是知無而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可與言性矣

按正蒙立言之過多在乎此聖人但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已是盡頭話了張子展衍出格而曰知死之可與言性矣

張子主氣化而言謂形雖散而還歸天地本然之理萬古常在萬物大公之道也故曰可與言性釋氏主禍福果報而言謂死而精靈不散易形以生一人自私之見也究爲詖淫異說一念稍差便有

邪正天淵之隔學者不可不知也

知虛空卽氣天地之氣塞滿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道理本顧聚散出入此形而下之事形不形能推

本所從來此形而上之專則深於易者也。推行道陰陽聖人化裁。若謂虛能生氣既已通一無二則虛便是則虛

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

物矣。所以老氏無能生有之說。非能知道也。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

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孟子云形色天性也。無是形亦無是性

足以言道。昔禪門長慶有萬象之中獨露身之句。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

為其徒法眼所深。況吾儒而可不明是理也乎。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

用。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聲臭未嘗不是性體。然而高語性體是掠虛之見而已。反以人見之小。因緣

天地。厭絕倫物。但求一身作佛。是其所見之小。明有不盡。以窮理也。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以實為幽明

不能舉其要。察以爲知也。遂躐等妄意。而然見性也。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

矩。此引易語以證神化。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

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網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

陽剛柔之始。未闢時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初分時事。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

之流形。山川之融結。已生時事。糟粕煨燼。無非教也。天下無性外之物。未分前之天地。已有

朱子曰。块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此是未

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升

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可見耳。○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止是說氣理。自在

此等語都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按天地生物只靠陰陽以成陽止是氣亦未有形迹可見及至人物已成而後形質具焉所謂天地譬如大鑪鑪陰陽動靜如用風火鼓鑪融成物料若一時升降飛揚之氣熄則天地亦自傾壞了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日是也

按氣聚則陰陽落在五行中去故有形質可見非氣一聚而遂有形也凡言氣上截便帶理下截便帶五行先儒舉要而言讀者要分曉既已有形便有盛衰消長之機在焉氣聚二句在形不形上較論方其聚也四句在運化循環無已上互說謂之幽明則顯仁藏用其理具在謂之有無則截然彼此竟分二見矣

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矣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觀也法象而言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朱子曰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按聖人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觀者觀其自然之運察者察其一定之理此中有許多精義非是一俯仰便足了事也但非天文地理無由得施觀察耳聖人不用師心之智如此方其形也氣聚可見然其所以默運動靜機緘者非氣也理也所謂幽之因也方其不形也太極本無極雖未有動靜之氣而動靜之理已悉具乎其中所謂明之故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水凝而為冰冰釋則仍為水無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按參伍之神謂陰陽五行錯綜變化之妙機也。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惟在於陰陽變化之間，為可見而可言耳。是故易止道陰陽而不言性，與天道陰陽變易之理明則性道已在其中，可以不言而論矣。此聖人之善於立言也。可知。

吾儒卽物窮理之學，萬世無弊窮，高極遠，其不可以為道也必矣。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閒，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止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止此便是太虛，但雜卻氣化有道之雜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月中，須有此水，方映得月，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雖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郛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由太虛有天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氣，有形而虛無迹，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故謂之性也。○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天命之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是率性之謂道，管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按一串相承歸結於此，而人之心上去，亦可見得吾人一心，全具得天地之理之氣，所以為萬物之靈，正在於此，而人之未始不為天，天之未始不為人，也亦從可識矣。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日，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卻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論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能之義，曰：止是二氣之自然者耳。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伸

六是以神屈是鬼，草木方發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嘘是神，吸是鬼，風雷鼓動是神，收

鬼斂是

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此語極精。上下千古未曾有人道得。蓋鬼神不專屬氣。比二氣又精。故曰二氣之良能。中庸云。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此由理上見之。又曰。體物而不可遺。此他落在氣分。上見之。由此觀之。鬼神上半屬理。下半屬氣。故執以為有不得。以為無亦不得。是介在無化之間。而為理氣接縫之際也。自非窮理之至。未易能信得及。乃千古疑城也。朱子謂伊川言鬼神造化之理。不如橫渠說得好。蓋伊川只說得鬼神後半截事。止在天地功用上見之。橫渠則直究其性情。合理與氣而為造化之性。情高明也。神者太虛妙應之目。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也。鬼神聖神皆謂與天地合其德。博厚高明也。神者太虛妙應之目。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也。鬼神聖神皆謂形而上者之所為也。故曰神化之糟粕耳。雖大。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按此段言鬼神之功效。即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之說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按兩謂陰陽氣也。一謂太極理也。太極本無極。無方所名狀之可言也。必因陰陽而後可見。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然氣不能以自運。必有理焉。以為之宰。設無太極。則陰陽之為用亦息矣。故凡言虛實。動靜。聚散。清濁。雖皆指陰陽而言。莫不原本於太極而已矣。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按陽動陰靜。分而言之也。然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二氣交感。生生不已。而後易道以成。苟無二氣。則理無所憑依。故聖人作易。必以剛柔立本。舍乾坤則無以為錯綜變化。而易不可見矣。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紛擾者。參錯不齊之意。陰陽循環如響。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如麪磨相似。其四邊止管層層散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止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麪有細。所以人物有偏有正。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紛擾合而成質也。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

按此段是倒裝文法。陰陽循環不已了。而後有游氣紛擾。散出而生物。要看過這道理明白。無如太極圖所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等語。尤見說得詳細。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

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也。天地之中。

靜之理。感而生。動靜交感。則聚而有象。此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說也。有象斯有對。如水火木金。皆

亦如此。感而生。而生陰陽。則聚而有象。此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說也。有象斯有對。如水火木金。皆

如金堅之類。有反斯有仇。克之類。仇必和而解。如消長盛衰。故愛惡之情。生感愛之情也。同出於太虛。

有愛有惡。皆天而卒歸於物欲。則為入欲之私矣。此三句插在人身上說。條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

閒。其神矣。夫皆感而生者。也是孰使之然哉。蓋有神化不測之道存焉。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以是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此陰陽所以不測也。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作千千萬萬。陰陽揉碎。以是

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此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此就無主宰者之心言。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網緼二端而已。須知網緼中便有

而百慮。何不一之有。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網緼二端而已。須知網緼中便有。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言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氣與志。

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能交勝。一故。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便是氣壹之動志。鳳凰儀志壹之

動氣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便是志壹之動氣。

參兩篇第二此篇論天地陰陽五行常變之道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按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朱子就方圓取義以明數之所由起。其義甚長。張子以剛柔男女太極兩儀說參兩別是一義。要之參兩之說當以本義為正解。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不測。兩在故兩故化。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註：係張子自消。是陰非有二物也。故曰。

按氣雖有陰陽之分。其實止是一氣。但動時是陽靜時是陰。極長時是陽短時是陰。故動時便有二物也。故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不測。兩在故兩故化。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註：係張子自消。是陰非有二物也。故曰。便。在陰不可測度。所以謂之神也。兩故化。兩謂陰陽。自註云：推行於一。陰陽變化萬端。要亦推行太極之理耳。蓋非一則兩不能以自行。非兩則一亦無由見。此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故微矣。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恆星不動。為經。附天體而不動。二十八宿純繫乎天。與浮

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七政逆天而行。七政逆天右行。此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

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此破歷家右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周天三百六十

一。天行健。一日一夜。又進過一度。以七政之速。遲較之。鎮星之行。比天稍遲。積二十八箇月。不及天三十

度。歲星比鎮星又遲。積十二箇月。不及天一度。積一月。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

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

行。木星也。為差十三度。有奇。此遲速不齊之大較也。太陽日也。太陰月也。歲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

最速。月論左旋。順行為最遲。論右旋。逆行則最速矣。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此指其形體而言。凡氣皆屬

曰其質。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非若天之純。如恆星不動。質而繫乎天也。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

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非若天之純。如恆星不動。質而繫乎天也。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

類然根本五行。土為五行之本。故四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而巳故曰不純繫乎地。火者亦陰質

而陽萃焉。性炎熱而明於夜。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一歲之盛衰。以一生夏長秋落冬藏

故歲歷一辰。歲星為木宮。十一日移一度。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或問朱子曰。天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

天行甚健。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

日為退二度。趕天不上。積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

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則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奇為二十九日。半

為退了十三度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止。難算。止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

強與日會。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月行速。此錯說也。歷家若順算。則算著那。此是截法。故謂之。右

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歷家若順算。則算著那。此是截法。故謂之。右

其相近。虛言。故易算。蔡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歷。是順算。○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

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綏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月

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止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禮記。月

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也。月

徐德夫曰。此言恆星純繫乎天。故不自動。而隨天以動。日月五星不純繫乎天。亦不純繫乎地。故自為

運動。而行有緩急之異。則以性有陰陽之殊也。恆星不動。非真不動。不自動也。七政性殊。故行有緩速

陰陽而右。朱子曰。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是地上。水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或經

星卻。是陽氣之餘。擬者。即此意也。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麤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恆星

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恆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恆星河漢。

因一作。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徐德夫曰：圓轉之物，如輪、磬之類，動必有機，如輪之轂、磬之臍也。自由也，轂動則輪動，是輪由內動起。非由外動得來也。天圓而動，太虛毫無形迹，何以驗其運動？學者精求之，當知太虛不能無氣。地在氣中，是乃乘機左旋者。今不謂地氣乘機而直謂天左旋，乃至躡之論也。日月出沒恆星昏曉，皆乘氣機運旋者也。凡恆星半在天上，半在地下，一星入一星出，故有昏曉之變。而日月行於三百六十度中，總不越二十八宿之度，日所行之度，其星者獨七曜耳。恆星不動，純繫乎天，其所以隨天而運，猶動也。謂在天之宿，不純繫乎天，而自運轉者，獨七曜耳。恆星不動，純繫乎天，其所以隨天而運，猶動也。太虛有運動也，直以天包地，外地在氣中，乘機左旋於中，故運動於外者，哉。因北為南者，恆星當午謂包乎地者，亦因天隱見耳。此皆山氣旋於內，豈無體之太虛運動於外者哉。因北為南者，恆星當午謂之中星，必左旋由北而東，而南，而西，故云。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顯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閒，相從而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閒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天地之閒，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

黃瑞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及證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中，水環地外，四游升降，不越三萬里。春游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游過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游在南，故日在其北，冬游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在

承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而地沈沈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與地有四游相為表裏然以渾天衡觀之天形斜倚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在地球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為春秋分之日道正當地之中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在地球上最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為春秋分之日道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在地球上

之曰道天在地上最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為春秋分之日道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在地球上

四地之升降也潮汐消長則惟余襄公海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息皆繫於日月臨卯酉則潮漲平潮

刻有奇潮信則潮平如南極晝夜之運日一夜潮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四月臨卯酉則潮平如南極晝夜之運日一夜潮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四月臨卯酉則潮平如南極晝夜之運日一夜潮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

前朝三日潮勢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小一月則潮盛

地之浮沈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易耳因附見之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此即太極圖陽根於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矣

朱子曰歷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度卻是一箇在子一箇在午日所

時是日月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度卻是一箇在子一箇在午日所

以食於朔者月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度卻是一箇在子一箇在午日所

外影其中實闕到望時恰當著其中闕處故月食至明中有闕虛

其闕至微望時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闕虛所射故食

黃道節曰春秋疏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掩而形魄不見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兩皆會應每月皆食杜預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掩而形魄不見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兩皆會

食者又云日月異道交互相錯月而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而計之至於會朔如合璧則不食其

入七出或七入六出也此二六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

唐一行日議云日出六行黃道三出入而與日會歷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至於會朔如合璧則不食其

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五代王樸云自古相傳皆謂近交則日月

有食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闕虛之相射其理有異今據諸家之說所謂九道者青道二赤道二白道

二黑道二黃道而九也月不行黃道之相射其理有異今據諸家之說所謂九道者青道二赤道二白道

道耳月一歲凡十三次經天則二十六次出入也此二六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

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也此二六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

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於此時方有食然而有食有不食者或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數或小有盈縮遂從邊而過故有不食也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朱子曰月之虧盈惟近世沈括之說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善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

月所位者陽月爲在天之陰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精謂闇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日尊而月卑故經天之度月行有八道獨不敢行黃道尊日故也至望而相對恰當日精闇虛之中則月爲之食故曰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以形相物謂以形相爲匹耦也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凡物之有光輝者皆受火日之施而能然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陽之根藏在陰陰之根藏在陽此其所以能成變不安於五藏變故能久道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按陰陽之精五句以對待而言曰陰陽之氣以下則又指其流行者言之對待以形言流行以氣言造化發育萬物只靠陰陽此性命之理所由出也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天象者星長也日月陽中之陰風靈者陰中之陽

按天陽積氣而無形日月星辰雖本乎天然聚而不散若有象之可見矣故曰陽中之陰地陰積形而成風交於物靈起於地雖本於陰然實有聲而無形故曰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按雷霆之發動雖速然藏於坤反於復而出於震則其所從來也固有漸矣非深於知易者孰能知之

火日外光外光外能直而施金水內光內光內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隨金木之材而施者所應無窮

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高雲從曰天以陽神為用故直而施所應無窮地以陰形為質故闢而受隨材各得是火日神之屬有天之道金水形之屬有地之道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本直生理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金木以形為主故其性流

動而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以上分論五行木金者土之華質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

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擊得於土之燥性

堅與燥得水之精金生水於土之濡融則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

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萬物皆出乎地之質也化之終也化者自有水火之所以升降水火

炎上潤下土雖不得而制然物兼體而不遺者也萬物皆以土為體

所以升降則皆不離乎土也物兼體而不遺者也而無一物無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轉下一字
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極說得理透
按正蒙論五行有相兼之道又謂土物之所以成始成終物兼體而不遺止看河圖其理自見河圖四象而土居中為數五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六中便含有五數之體在無五則一之水無由成也地

二生火。天七成之。七中便含有五數之體。在無五則三之木無由成也。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九中便含有五數之體。在無五則四之金無由成也。由此觀之。四象生成皆有五數之土。以爲之體。此其所以謂之成始成終。物兼體而不遺者也。土備五行。四象既有土。則四象之各兼有五行也。可知矣。推之萬物。無一物無陰陽五行也。又可知矣。此理至微。惟正蒙經世發其奧。他未有及之者。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按天一生水。水本陽生。而居北方陰盛之地。則凝結而成冰。陽微不能勝陰也。地二生火。火本陰生。而居南方陽盛之地。外明而內暗。陰氣伏藏而未盡也。蓋火性上炎。爲人身蒸熱之氣。有影而無形。能散施於外。不如金水之能受物也。觀其光芒。四出則陽氣之多可知矣。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按此以坎離二卦象觀之。其義自見。又以河圖考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陽居內者微。而陰在外者盛。是陽陷陰中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陰居內者微。而陽在外者盛。是陽麗於陰外也。故周子太極圖。以水陰盛居右。火陽盛居左。均是一義。不可易之。至理也。

天道篇第三。此篇論天道聖人。同一自然之理。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示人以可。聖人之勳。以容貌動。無非至德。皆德之見。夫何言哉。無待於

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王音往。義同。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苟揚豈能到體物。猶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爲骨子。本是言物以天爲體。事以仁爲體。緣須著從上說。故此下語。

上天之載戰事也有感必通即時行物生之也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按天之感物以氣聖人之感人以理得為而為順理之自然而無所容私也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如躬行以率之使人有所觀感而興起便是神道設教處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誠言其體

神言其用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神之道也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上天字以形言下天字以理言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按道不離器而但不倚於氣耳此卻兩開說了未免抑揚太過不若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截得界限分明而理復渾全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不可知猶言不得而同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能及也天道無心而發

心以輔相裁成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就配天上說不動而變神而化也就配地上說無為而成為物不貳也就實理上說不貳所以為誠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按一誠能貫萬理故歸重在誠明上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按此復引易以明之見至誠無息易與中庸無異旨也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民心即天心。理一而已矣。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此其所以過於耳目心思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按此與下段借易推言存誠。以明天道原非易之本旨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此詩本爲文王而言也。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得穆穆緝熙之意。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存視聽民威主於民心之謂也。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按谷神之說出老子亦虛而能應者也。豈能若天之周物。聖人爲能同天。是以神也。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此句是倒提。文法當斷說。得意斯得名。言也。得名斯得象。可以意求者。便可言說。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

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按形而上者。謂理也。理無方所。名狀之可言。如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然道實不離器。故聖人止說形而上者。就一形之中。而言其無聲臭之理耳。非謂不得名。不得象。而可徒求之冥漠之中。以爲道也。然欲執形下之器。而謂名象足以盡道。則又非也。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按道以自然為體。故凡事必至於自然。而後可謂之道。未至自然。是猶與道二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正所貴於自然耳。

有道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按既曰名言亡矣。而又曰可一言而盡。然則非終不可言也。但言非所言耳。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其幾以一言盡道乎。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按可眩者。於理必未明。可遷者。於理必未定。正明正觀。不外乎理之至正者也。理苟至正。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縱欲眩之。遷之。而不可得也。天地日月且然而況於人乎。

神化篇第四 此篇專論聖人神化不測之妙。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按不知其然而然。是神四時行。百物生。是化。氣即陰陽之氣。載德與道而行者也。故曰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朱子曰。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便是或為陽。或為陰。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無

按無方無體。專就形而上者說。雖無方無體。然其大也。無所而不包。其一也。無所而不貫。中庸所謂費而隱是也。

虛明靜一。作照。靈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閒也。

按此段乃申明上文神化之事。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按此贊易之詞也。辭即易爻之辭也。繫辭云。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又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正蒙蓋括其意而言之也。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按往來屈伸氣之良能是即所謂神也地示人鬼特其異名耳言此以起下文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按形而上者本自忘言聖人作為易辭以鼓舞之使人因辭以得象既有得於象則神亦不外是矣故用急辭以形容不測之神用緩辭以形容難知之化或緩或急是皆所謂鼓舞之也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皆是以漸相推類合一不測為神神即所以主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

事備矣集義以漸而成化之事也用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窮神者明容所照故非知化則義不足云

一理渾然而汎應曲當天之化也連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神即時中之時日運夫化日順夫時則不測

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引中庸見必須有實理而後能化之用所以行也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是即合一不測之謂神矣所謂氣也者非待

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蒸鬱凝聚氣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氣之朕皆可名之象爾不待

而後謂之象也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顯象必有氣因時若非象指何為時虛必以實也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

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據虛為見而此直可為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哉合外內之

也之宜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問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曰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撐住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為晝夜無寒暑何以別

其為
冬夏

按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大要在精義利用上盡力。至於德盛則不期然而然耳。非必有神可窮。有化可知也。橫渠此段所論亦甚細。中間有就天言者。有就人言者。錯綜不一。然其理則未始不相也。通也。

變則化。由蘊入精也。化者變之成故。由蘊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變者化之漸故。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此道德經

蒙特借用之耳。蘇子由註云。谷至虛而有神。則虛而無形者也。故能微顯而不揜。此即兩在而猶有陰陽之變。陰陽之謂道是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也。然有其理焉。

按陽曰變。陰曰化。謂道是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正蒙意蓋本此。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閒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按人心之有動靜。便是鬼神不死之明驗也。所以然者。天命有善無惡。故其善端之發見。時時有之。此誠不可揜之一端也。但人不知所以操存之。則氣質用事。日以鋼蔽。而本心之德亡矣。君子能於一毫頭識得根源。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必慎其獨也。居敬存誠。直塞之幾。夜氣平旦。貞元之幾。防可或懈乎。

神化者天之良能。良能謂自非人能有之也。故大而位乎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按孟子云。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此人能之。所可及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則謂之聖。謂之神矣。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熟了使易謂窮神知化。窮字知字。是到頭。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

力所能強也。

按下一熟字。正是張子引人塗轍處。非空懸一至高之筭。使人得假借為絕學之說。以荒之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從容中道。傾是不已而天。已便與於穆同。則不測而神矣。神亦不出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合至理則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猶曰凡爲聖人之學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夫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此大幾聖矣。爲未化者言也化則位乎天德矣。以聖者言也

大則不驕。大無窮量化則不吝。化則無迹

無我而後大。我私心也有一毫私意大成性而後聖。成性謂得其自然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

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此三句乃窮神化之本也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按性天不待學。修見幾三句。乃學修之力也。盡古今是於穆之體。盡古今是學修之用。事物交格博約。交替誰知。倫物禮樂。即於穆不已乎。故曰。人人一學。修不及之天。即以學修天之。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按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義入神。本向內做工夫。而推其用皆由此出。故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是外邊事。事都恰好。則吾德日進於高明。故曰。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在內者精則在外者自利。在外既利。則在內者愈純。此內外交養之道。聖學之所不能外也。君子之學。知此而已。正知乃能徧知。乃能安其不知。乃能安頓萬世之知。與不知。通神明。類萬物。功用又何可量也哉。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誠敬以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順乎萬物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

張橫渠集 卷之二

按此乃崇德之實功也。心存虛明而無我身體至德而有常。順其變化而行。所無事。達乎時中以合機宜。則內外交養之密。仁至義盡而德將日崇矣。知其隱微而存養之益深。知其彰著而省察之益謹。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能繼乎至善之道。而成此神化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處。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顏子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所謂一理渾然而。汎應曲當者是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按學至於可以權。則知變化之道矣。

見易則神其幾矣。

按易者。交易變易。所以盡神之道也。人能知易。見其參伍錯綜。為道不窮。則庶幾乎可以知神之所為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

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按此為窮理之事。經正者。理之至善者也。能知至善於幾先。則通變之事行矣。順性命。則所先皆吉。正是經正。以貫處情發未發。事至未至。天地分未分。本無動靜。而即在一動一靜之間。乃神之所由也。

以出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按窮理而未達乎性天。則萬事皆才智所就。安得有盡善之道。聖人之饗帝饗親。制禮作樂。皆由大本上流出。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由於素。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按幾先止有一吉。幾後便有善惡兩條路。一入於惡。爲物所化。不至盡滅天理。不止也。一入於善。則物不得以開之。而性天命命。天命矣。前段原其始。此段要其極也。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此禪修一流人。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此俗學一流人。這化字。即大德敦化。大

天德之德。體之所以立也。敦化育之化。用之所以行也。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

過化。

按聖人之存神過化。非有他也。但能全其固有之性。而不失焉。則體以立矣。順物之理。而無容私焉。則用已行矣。若夫偏立意見。縱法敗度。則小人之反中。庸無忌憚者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

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按此仁智合一之所以爲妙也。因物付物。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仁之至。而正己之道盡矣。盡己性。則能盡物性。則義之盡。而應物之感無迹矣。此存神過化。所以互相爲用。不偏不倚。而能範圍天地

也。豈異學所得同日語哉。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旁行不流。過化之妙。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百姓日用。亦在天道過化存神

所以然之理耳。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此其所以旁行而不流也。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此其所以圓神而不倚也。義入神動。一靜也。至動之

至靜之理在。仁敦化。靜一動也。以至靜之理行。仁敦化則無體。謂無一體。義入神則無方。非方所拘。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三

正蒙二

動物篇第五 此篇論人物化生之妙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如春夏發榮。秋冬凋瘁之類。物之初生。氣已

至而滋息。息謂生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列子有云。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

如此。然物之有形者。久亦朽壞。無不散也。但有久暫之別耳。

按此段乃申明上四句之意。張子蓋以精神爲魂。體骸爲魄。非謂別有死而不散之物也。當善會之。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字。與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按此以海喻理。水喻氣。冰漚存亡。喻氣之有死生。氣有聚散之可言。理非存亡。所以是知生死皆氣之所爲。而其理則亙萬古而不變者也。故曰。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用與字。未免太疏。有判

然不相涉之意。改有字。便活。爲冰爲漚。海雖不得而有然。無是理。則氣亦不能以自聚而自散。此又不可不知也。

有息者。根於天。謂如動物之類。有息也。不息者。根於地。此植物。根於天者。不滯於用。得乾健之道。故或飛或走。根於地者。滯

於方。得坤順之道。此動植之分也。均是氣也。而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

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按天地無心而成化。雖一物之微莫不有序有秩。如此於此便可見得天理有自然之節文處。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不即其生物有序有秩處驗之，何由得知其所以然。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體即體物而

按物能相感者，如雌雄牝牡之類，必待交感而後能生育也。不能感者，如草木之類，自能開花結實，傳生種類，以此見得陰陽之理無物無之。鬼神之功無往不然，有如此者。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

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物猶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按物無孤立之理，謂物之有鬼神也。即中庸體物而不可遺。意物之有同異，屈伸事之有同異，有無皆鬼神為之始終也。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其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按獨見獨聞，謂不從天理中出，以意見自私也。共見共聞，天理之公。人心之所同然也。此即所謂同異相感也。陰陽之正物與無妄之道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按此即所謂有無相感之一證也。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

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按此節即人之一身而見其屈伸相感之理如此。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

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按此亦有無相感之明驗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高雲從曰形則有青紅白黑黃也。聲則有宮商角徵羽也。臭則有檀臭香腥臊也。味則有鹹苦酸辛甘也。氣則有溫涼寒燥濕也。莫不有五行之分別。同異之變化皆造化自然之妙。所謂帝則而學者當致察也。

誠明篇第六 此篇論性有差等之殊。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有此實理。則有終有始。微底部。實理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按自天命之謂性以來便以全副實理鑄成是物了。若雜以一分偽便欠缺了一分。二分偽便欠缺了二分。亦不待到十分偽然後說他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人事所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自然也。

按在明誠分上窮與盡字煞有工夫在誠明分上止是性無不盡而理無不窮也。須有分別。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此西銘之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

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按此止專說理一處。

天能爲性。天能也。人謀爲能。人謀學知利行是也。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按孩提之知愛知敬此天能之自然也。自然者非性也。乃其機也。欲習自然以合於性不幾告子之食色乎。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天能之渾然也。渾然者非性也。乃其體也。欲學渾然以合於性則歸老氏之虛無矣。貪天功以爲己力志士之所不爲。況迷惡爲性乎。況混善惡以誣性乎。況以無善無惡爲性而無所忌憚乎。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以宰陰陽剛柔而天弗違者也。蓋其主宰在乎變先不必言自然也。而自然在是矣。運用在乎物表不徒事渾然也。而渾然自致矣。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按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便是生無所得朝聞道夕死可矣便是死無所喪。張子之意本謂真看得這箇性是天地大功之物於一己了無所與焉便能超乎生死之外而無所得喪矣。但這話頭太高聖人卻不如此說。不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大道爲公之意自在言下。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按理雖無形然凡有氣之物皆不能舍理以爲之體也。故曰未嘗無之謂體此句專主理而言也。若謂之性則此理已落在氣中由人體察而力行之上體字乃體用之體下體字乃體察之體。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按性者人之所受於天者也。道者天之所統乎物者也。在人曰性，在天曰道。理本相通，非二物也。氣者陰陽所爲，聚以成人之形性之。郭殼也。命即天道流行賦予萬物道之用也。遇乃外至之境，無關性分。但形氣與之相接者也。此段須從源頭看下來。天道本是至善底物，故爲性爲命。亦皆有善而無惡。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天也。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其故可知矣。至於氣亦天所命以爲載性之具，但出於陰陽所爲，不無清濁之分。故人得之而有昏明之殊，然雖有昏明之殊，卻是形而下者，不足以蔽性之本體也。遇則出乎性之外矣。雖有昏明之殊，然雖有昏明之殊，有但人不知學，則理不足以勝氣，而性反爲所蔽者有之。不能素位而行，則理反爲所戕者有之。要之皆由下流濁而病上源，非源濁而害流也。蓋性常通乎氣之外，直上達天德，何有於氣。命則無時不相通，而徇欲自私，行險徼幸者，是皆不知至善之所出來也。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按知性知天已上溯大原參贊化育在其掌握陰陽者天地之所以闔闢變化者也。鬼神者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造命不疑不惑其古之所謂樂天不憂者也。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按此言天性人性之無異猶水與冰雖有凝釋之分其實一也。程子有器受日光之喻，張子意謂人之氣質既有不齊，受光不無小大昏明。然論天日之照納則曷嘗而有異哉。言此所以申明夫氣不足以蔽之說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我所喪耳

按有我者謂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也。有生以後，惟克己關難過，過得此關，便可升降在帝左右。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按人有是心，虛靈不昧，無有不達之理。但趨向不同耳。反天理則愈進而愈高，徇人欲則愈趨而愈下。聰明聖知，達天德也。機械變詐，達世情也。縱使百伶百俐，事事做得，而天理不明，卒歸於小人之域而已矣。

性其總合兩也。有太極即有陰陽。有性即命其受有則也。有則謂有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總之要

易曰繼之者善是也。不極乎至善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理乃一定之則。不可變易。盡性窮天地

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天地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雖不已於命而無心以成化。若聖人則必盡

乎所感之理而不得同乎天地無憂者以裁成輔相之責。有在乎我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然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

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

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為體。這道理古今晝夜無須與息。故曰不能已。○問性止是理安能感。

恐此語止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性也。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此性字是言知德者屬厭而已。不謂子

問滿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滿一是未感物之時。滿然純一。此是氣

之本。攻取如日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問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按性止是理。理無為而心能盡之。盡性則盡道矣。天雖命我以性

必待修道之教。而後有復性之功。此性之所以不知檢其心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

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按一盡性萬事畢。何消又說到至於命。蓋在人言之謂之性。自天言之謂之命。命者天理至善之極

也。猶大學言明德新民。而必要之於止至善。至善便是至命。非成己成物之外。而別有至命道理也。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限於且人與物等之靈也。失其知覺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氣質陰陽五行所爲。性則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即此體隨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氣質之謂也。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嘗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

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其以天地爲言。特取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也。子思子又言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浩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蘊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存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自求變化。氣質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此言也。

四山眞氏曰：張子有言。爲學大益。自在求變化。氣質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此言也。

善反之者。也。程子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按自有生以後。本然之體。雖存而氣質之操。權甚重。又況物欲之乘。千端萬緒。習俗之移。日久日深。善反兩字。正未易言。苟有不甘自暴棄之人。能勝以百倍之力。其或庶幾一人。已百人。十已千。是乃深善反之良方也。然其要莫先於窮理。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裨啻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按此所說繼善成性非易本義特借易文來說已意耳。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

朱子曰。張子說性與氣。皆從上而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以勝其氣。則止是承當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賦于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天而已。蓋死生修天。富貴貧賤。這卻是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卻須由我不由他。○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

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

乎天地之中也。此言理足以勝氣之事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

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

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織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蘊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恐未免語病。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氣質亦由天命中來。而但有清濁之分耳。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全好出

禮記仲尼燕居。領惡謂擊去其惡也。

朱子曰。止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緣爲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按陽明陰濁。止將孟子夜氣一章體會自見。

不誠不莊。誠以內言。莊以外言。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也。同邪。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

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天所命者。或吉或凶。莫非正理。君子但當順以受之而已。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滅理

窮欲。則凶其所自取。不可謂之天命矣。

大心篇第七 此篇專論心性至極之道。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便是有外之心。世人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格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荷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體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問不以聞見格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止知得一簡道理。若到貫通便都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天。而無外之心，○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止是有意便內外并格，止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是外之心曰：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著此心，便管入虛空裏去了。○問如何是外之心曰：子為萬世道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問如何是外之心曰：按橫渠所說性命道理，都從源頭最上一層說理。固是如此。學者亦不可不知，但入德須有次第。方有實地可據。若一向便從聖人盡性至命地頭做起，未有不莽蕩招殃者。如象山新建之學，誤人不少。不可不戒。聖人與仁智百姓公平受用，而泯於無所避之類，是已。物則上下皆通矣。伊川謂橫渠之言多有過者，乃在正蒙此類是已。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按由象識心，格物窮理也。徇象喪心，玩物喪志也。朱子辨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博物洽聞所由異處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譬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識心喪心之切論也。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乎心不徒恃耳目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物能窮理便是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窮理是形而上者，故曰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即知天。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滯於見聞則為累。通於見聞則為啓。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以性成身。則全體。而自謂因身發智。以爲用。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耳目之知。未可謂知。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朱子曰。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止知有義理。卻將身止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止知有禮。不知有己耳。止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卻身止是理。

按以身體道。必如朱子說。方貼實。橫渠本意。恐未必如此。他將身體道。分作兩樣看。未免將身與道作二見矣。既說體物體身道之本也。則體身分明是道了。又何須再說以身體道。身乃道之軀殼也。無此身。則道亦無挂搭處。故聖人但說修身。則道立一語便了。即如顏子克己。亦止言克去己私耳。何嘗直將己身看作無物。都要擺脫了。至於伊川除卻身止是理。別是一說。蓋謂道理徧滿世間。自身以外。縣空都是義理。似與張子之說。不相干涉否。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按天道無私。以天體身。則無物我之閒。其能盡物之性也。必矣。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按成心未爲不好之心，但有意以處之，未免執持於形迹之間，故曰成心。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此意字亦作私意說。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事理渾然，無所執著，而汎應曲當，可與權者也。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心存謂用意以求存也。

按此承上無成心而言，苟有一毫之成心存於中，則不足以語神化矣。存字正對不可知來說。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開，區區於一物之中爾。區區一物之中，謂萬事惟區區一物之中，謂萬事惟

釋氏不知天命。不知天命，不知實理之所由來也。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緣循也，循一身之小，不知天

本之理，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夏蟲疑冰，言無所知識也。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

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

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

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此篇以中正爲道之準則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

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按聖人表中正以與萬世化諸子各出一奇與天下爭達上道故自怡耳才上操新博趣耳是皆無地以崇德也聖人好學不厭山中道行中備四時隨其環應此其所以光大中正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歎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按人不知學，則是非混淆，理欲互乘，雖說存誠，說力行皆屬淺近之辭，惟必先知大中爲極，然後能擇能執也。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按大也者。謂包羅廣闊之規模中也者。謂無過不及之實地。極其大而後中可求。舜之執兩用中是也。止其中而後大可有。易之環中肆應是也。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得。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按此言心不可無所存。主聖人絕四之外。必有所事於心者。但聖人微妙不可測知耳。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

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

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謂上下精麤本末。

按子絕四。是記者形容聖人心體至虛而無累之意。非聖人。以是而教人也。橫渠特借來說自己意耳。

不得已而後爲。爲所當爲也。至於不得爲而止。止所當止也。斯智矣夫。見理真確故也。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集註云：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用語較精確。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便於天理。有乖戾。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流行而無所窒礙之謂。天理鑿字下得未妥。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按：止非以一止爲得也。必至而不遷。方可言得止也。養者久而不遷之意也。大者誠實而有光輝。非得止外。而又有所謂大也。

無所感而起妄也。妄非必無所感。但感而通誠也。由實理中出。計度而知昏也。見理不明。不思而得素也。素明何待思索。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求豫之方也。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立教之本也。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按：四者學之有其序也。張子作兩事分說未當。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人能策厲箇志字。然後可以有爲。強禮然後可與立。強者堅守不移之謂。不惑然後可與權。見理真確。然後應變無方。博文

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

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此表記之文也。天下一人言難得也。惟責己一身當然爾。不可以槩

也。故記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與民。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

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

此忠恕之道也。

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埽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即原本作日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鐘雖未扣而有聲之理。自在聖人雖未問而至知之理。甚微。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閒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

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至當篇第九 此篇言天理必求至當以爲歸。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人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按合乎道則德爲至當之德。循乎理則福爲百順之福。德體而福用也。君子有至當之德。則無往而非百順之福。樂得其道者。行道有得。則體立而用自致矣。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按循天下之理。道之至易者也。得天下之理。德之至簡者也。靜而常虛。動而常直。則自然之善。可以配乾之易矣。以事處事。因物付物。則時措之善。可以配坤之簡矣。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大德不踰閭。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

器矣。

徐德夫曰。藏諸身而可以致用。器也。大德敦化。是不論閑而成器於己也。出入不器。卽川流之義。與子夏意別。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弊。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台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愾於天下。

高雲從曰。愾至也。禮記愾乎天下矣。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歟。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按理本大同。無待強求。必物之同。是先挾私意而自異矣。何以得天下之同。事有量。是不求合俗。必物之是。是原無定見。而實非矣。何以得至當之是。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性之德也。本至善底物事。一有偏勝焉。則過於此而反傷乎彼。此其所貴乎中正也。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按立不易方。義也。然非安於仁者。不能得其常。仁體而義用也。是從根源上討出。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太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

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按此從天人分上分別得來。仁聖者達天之學也。天無窮盡。故所能亦無窮盡。所以自謂不能。非謙詞也。若人能則有限矣。不過與人爭能以能病人狹小一己之私。豈若與天地合德而本無能之可名哉。然亦須知盡人則所以盡天。盡心則所以盡天。人此實聖人之所以不厭不倦者也。張子高遠天之學。故言其趣向不同。有若此示人知所極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溥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以天地為量。故有愛物。無徇物。以天地為心。故愛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

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曲成便見其容物之心。不

按自古當大任者。無容物之量。則衆不附。而事不成矣。無愛物之心。則施為慘刻。而患易生矣。容而不愛。則濫及而賢否混用。愛而不容。則偏枯而規模狹隘。必兼是二者。然後能成其為大人。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按此為學者言之也。人能策厲簡志。則萬事都做。得成無志。便放倒了。孔子言志。學志道。皆在入德之先。孟子言尚志。而必本之以仁義。程子云。無好學之志。雖聖人與居。亦無如之何。謝上蔡云。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材。若無根本。培養箇甚。聖賢教人。皆如此。切切乎言之。然志貴大。貴久。尤為至論。志於小者。非志也。勉於近者。非志也。必至富有然後。可見其大業。必能日新。然後大。貴久。所以論志。必先問其所學。何學。所道何道。而非徒浮慕事功。虛尚意氣。而可謂之志也。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

按君子大居正。清和之流弊。必至於異物。徇物。此孟子所以願學孔子也。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

其違道也遠矣。

按學不至於久大。不足以見大道之全。道不法諸天地。亦無以見久大之實。故曰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劇。故不習而无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知幾爲能以屈爲伸。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

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順乎自然之道。則屈伸之變可明矣。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朱子云。敬則萬事俱在。

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己不勉。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高雲從曰。熊氏曰。明明禮也。人必以禮倡。率道必以禮弘。大教必以禮成就。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惟其時物前定而不疚。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

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闕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人。此篇專論聖人之行也。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按程子云。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萌其不善之心。此君德所以得厚其終也。又曰。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以位。四人必有怨憤不平之心。而遂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罪而誅之。此臣道所以虔其始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按補註別生分類，出書小序。漢孔氏曰：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高雲從曰：所過者化，謂事過不留也。所覺者先，而不逆億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於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不聽。

處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靡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

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竊藻稅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

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此篇專論教學之道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

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

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諭。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三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此可見藝字在聖人分上本領極大。諸儒所說皆見不及此。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此翼如左。右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己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治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

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則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

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

皆挈之。他皆倣此。

按有子所說。正是欲人謹始慮終之意。處常之道也。若如張子所說。乃示人知輕識重之意。處變之道也。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斷。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止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

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又曰。一息之閒亦
有養一瞬之閒。亦有存。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爾。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止在進
反之閒。便得性情之正。

朱子曰。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減是退讓。擗節收斂
的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著力去做。故以進爲文。盈是舒暢發越。快
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卻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爲文。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高雲從曰。易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言謂揲者求卦之言。卜之應人。如響之應
聲。蓋以心聲相感通也。蔽固之私心。不敢形於言者也。豈能默然達於性與天道哉。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憚。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歸罪爲尤。罪己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已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勇者不懼。死且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難諭。

有司篇第十三 此篇論爲政之道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賁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鉞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政刑。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四

正蒙三

大易篇第十四 此篇通論易書之說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按隱顯幽明往來屈伸損益盈虛動靜易之所言如是而已蓋理氣不相離體用無二致引伸觸類微其端幾物理畢矣一言有無則涉迹論道器判然寧復知有窮神知化之妙諸子見不及此故言有為瞪目見華之病言無為失道健忘之病言亦有亦無為寒熱交攻之病言非有非無為陰陽俱脫之病此故淫邪遁之說所以徧滿世界苟非知言君子孰能起而正之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隨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

子樂取之為貴乎言不聞道雖修飾華美無非淺近之言何足貴乎即使窮高極幽難免怪妄故知德者厭之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按氣之輕清屬乎天如寒暑之類是也質之凝重者屬乎地如山川是也合天地之氣質而成性屬乎人仁義是也三者一而已矣氣質之說雖自張程始發明之其實具之於易陰陽是氣剛柔是質聖人言下本自明白漢唐以下諸儒特未之察耳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按易雖為卜筮而設然聖人繫辭直是教人以決疑趨避通志成務故論吉凶而不論禍福如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此意云何今人必以徵驗求卜筮是專為禍福起見豈足以言易哉周子云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內是禍福皆因道義而有原無一定之事故曰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洪範稽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又曰謀及乃心及卿士及庶人

及卜筮互相考實而後定其所從何嘗有禍福一定之說爲禍福一定之說者術家小數也非知易者也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按一物而兩體止是太極體備陰陽太極理也理不可見必因陰陽而得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易止道陰陽不待言太極而無往非太極也然陰陽是統名以三才分之則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又合而言之曰莫不有乾坤之道乾坤者又易之統名其實一物而已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按天道之發育萬物止是以陰陽作材料地道之成遂萬物止是以剛柔爲設施人道之云爲萬事止是以仁義作本領雖時會遷移亙古及今千變萬化無有窮盡要不外此而已這裏剖析分明體驗切實便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苟非此則無本不立將何藉以趨時應變乎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按易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每爻皆具有陰陽剛柔仁義之道以待人盡利而動無陰陽則不成天道無剛柔則不成地道無仁義則不成人道故曰學易可以無大過聖人且然而況散焉者乎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

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高雲從曰易曰吉凶者失得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此易之四象也然天地之閒贏不足而已悔自凶而趨吉由不足而生吝自吉而向凶由有餘而生四象亦兩而

尙辭則言無所苟。尙變則動必精義。尙象則法必致用。尙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間。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劉近山曰。天下至精者。謂易。乃聖人窮理盡性。極精之書。惟精故詞足以待天下之間。曰深者。謂易於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無不該也。惟深故可以開通人之心志。通變者。揲著通三揲兩手之策。極數者。究七九六之數。文足以成物。謂成陰陽老少之畫。而足以開物。象足以制器。謂定卦爻已成之象。而足以制器。幾謂吉凶之先見。悔吝之方萌。既通變極數。則道可顯。行可神。而務成矣。易有聖人之道。四詞變象占也。至精至深。辭占也。通變極數象變也。周知兼體神也。兼詞變象占而言也。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善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祐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高雲從曰。禮曰。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累迹者。滯心於象數。知足者。不驕意於高遠。如是。則不賊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高雲從曰。迎之於前而不見其首之合。隨之於後而不見其尾之離。循環無端而萬物資之終始。故曰父母萬物。

象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貞也。顏子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高雲從曰庸言庸行此守經也方體之常也德施溥者即此庸言庸行之德及於庶物也天下文明者即此庸言庸行之化被於天下也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亦未爲達權之聖人安知不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此顏子所以乾乾進德未敢以守經之道自安而止之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高雲從曰易謂聖人能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乘此六陽以行天道而後乾道得盡其變化之妙萬物各正其性命保合其太和而利貞焉與時消息者君子明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即六位時成之謂也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者順理而動自強不息即時乘六龍以御天之謂也精義時措者精研其義以時措之故日用之間存養有道保合太和健利且正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也精義智也始條理之事時措利貞聖也終條理之事所謂大明終始也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徐德夫曰所積既大其勢已成故能體雖柔而用則剛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徐德夫曰此即說卦文王所定卦位所謂後天之學也說卦既言帝又言萬物此言造化之功則合之矣發乎動者萬物萌芽發露也時為春畢達乎順時為春夏之交形諸明者物形既盛明白相見也時為夏養諸容載時為夏秋之交遂乎說潤者物各遂其充足之性故悅也時為秋勝乎健者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於陽必戰然陽氣無間可息故勝也時為秋冬之交不匱乎勞萬物歸藏於內而休息也時為冬終始乎止者陽氣至此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時為冬春之交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

也入也於人為寡髮廣顙蹢人之象也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雖爲乾卦。於木爲科上稿。附且躁也。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乾爲大。赤正色也。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爲萑。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高雲從曰。九二行時中之亨。以發人之蒙。所謂循循善誘者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中而靜。

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尙。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徐德夫曰物亦不妄謂物之發
生皆得正其性命無有虛僞也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徐德夫曰井清潔而不食。如人有才知而不見用。勉強設施。致行道之人皆爲
心惻。蓋憫賢者不遇。而天下不蒙其福也。然而卒不見售。明王之難遇如此。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視耳聞。受於陽也。

高雲從曰人身一乾坤也。寤寐一闔
闢也。形閉則藏於陰。形開則受於陽。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

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無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高雲從曰易傳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辭者各指其所之。蓋聖人之繫辭。無非指人趨避之方。順天理
之正。使不相得。凶悔而已。所謂變動以利言也。能因聖人之指。變動以從之。則盡利矣。本情者。本爻之
情。近而不相得。則惡而攻。相得則愛而取。本情素動。而生吉凶。悔吝。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爻情如是
不可得而變。凡繫辭所命。不過二者之動而已。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聖人使人一以正勝而
不當。顯其吉凶者。如否之六二曰。大人否亨。則必否而後道亨也。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則休命自天
而降也。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無咎。則殺身成仁於義無咎也。損之六五曰。有隕自天。則休命自天

腸之龜不克違則義所當得不能違也秦之上六曰城復于隍則其命當亂不可逃也皆命之所定義之當安不使人趨避者也故曰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按此用易之大例也自辭各指其所之至變動以利言者一節是體聖人之意教人以趨吉避凶之理非可拘定吉凶而不知所以變之也故曰變動以利言以利則有吉而無凶矣自爻有攻取愛惡至二者之動見矣一節是說一爻之中有承乘應因有愛惡攻取之情中正與不中正聖人示以順逆善惡一定之理使明知吉凶之所由來也又自有義命至及其命亂也之類一節又以見吉凶亦有因遇之適然原非我所致所謂命也而

內亦有因遇之適然原非我所致所謂命也而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高雲從曰氣聚而有象則顯氣散而無形則隱顯則明幽則幽幽明一存乎象之聚散聚散一妙於神之推盪也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諠諫之巧也

高雲從曰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文謂拊鼓武謂金鏡樂之始奏先擊鼓故曰始奏以文亂卒章之節欲退則擊金鏡故曰復亂以武相即拊也以其節樂而治其亂有相之道故

謂之相訊亦治也。過而失節謂之疾。雅亦樂器以其訊樂之節奏而不失於雅。是以謂之雅。樂記本言武亂皆坐爲周召之治。張子以相爲周召之治。所謂治亂以相。而周召似之本言發揚蹈厲爲太公之志。而張子以雅爲太公之志。所謂訊疾以雅。而太公似之。詩亦有雅。卽今大小雅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學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

奏之。冠者謂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舞焉。

高雲從曰。文王之舞謂之象。維清乃其樂歌。武王之舞謂之大武。武乃其樂歌。酌卽勺也。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也。

興己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高雲從曰。孔子閒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詩言志。故志至而詩至。既發爲詩。則有象之名。及其見諸踐履。則體實具焉。故禮亦至也。如象雉鳩之物。則有雉鳩之名。情摯有別。雉鳩之體亦雉鳩之禮也。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稌。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質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

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者。必絢以粉

素。

按自此以下所解經義多有出入。姑存其文可也。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江沱之賸。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賸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泉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寔明。能取是於民哉。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嘯歎。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貧者綸纒無餘。順其髮而直。縞之爾。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己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芩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饑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

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棘枝隨節曲屈，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

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

以不必常存而去之，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

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擊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

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考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疏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皋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序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 此篇論禮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高雲從曰不王不禘喪小記及大傳之言諸侯歲闕一祭者諸侯歲朝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四方諸侯夏祭畢則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重王事也夏商之祭春禘夏禘秋嘗冬烝禘列於四祭之中周則改為春祠夏禘而嘗烝仍其舊禘禘二享不與四祭之內故為六享諸侯有禘不禘則不嘗假禘之名以見時祀之數爾遂使人以不禘為由於禘而非由於不王則文之害意甚矣禘與禴同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新穀然禘也烝也冬時物成者祭也祠食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凡廟皆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為獨尊禘則獨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禘合也合祭祖考也時祭之禘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禘則毀廟之主亦與也

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高雲從曰禘祭夏行於夏周行於春嘗祭夏行於秋商行於冬蓋禘禘用物薄主於灌獻順乎陽春夏之用也嘗烝用物多主於饋食順乎陰秋冬之用也故郊社以禘嘗對言二氣之義也

徐德夫曰：記曰：禘嘗之義不及禘。蓋言禘嘗則陰陽對舉，酌烝在其中矣。

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禘祫，祫禘祫烝，既以禘爲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禘以物薄而諸侯禘祫，子如天禘一禘一祫，言於夏禘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高雲從曰：禮記祭法王立七廟，遠廟爲祫，有二禘，享嘗乃止。謂四時之常祀，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謂四時之閒祀，蓋五年之夏有禘，謂之追享，三年之冬有禴，謂之朝享。張子以享爲追享，朝享，常祀，閒祀，言也。嘗乃秋祭，享當在夏，故嘗以配享，亦春夏對舉，秋冬而言。特祫者，天子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廟特祭，夏物稍成，秋物大成，冬物畢成，故禘嘗烝皆合祭羣主於祖廟也。祫特即特祫也。一禘一祫，本謂今歲禘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禘，張子主不禘而言，故謂一祭特一祫而已。嘗祫烝祫，則皆如天子之合祭，此夏殷之制也。禘音特。

徐德夫曰：享嘗云者，見禮記享嘗乃止，謂應禘之主。四時享嘗而已，不在月祭之列也。禘亦其一者，禘亦追享之一也。爲追享，以其及祖之所自出也。又爲閒祀，以其非四時之常祀也。禘祫者，每廟特祭，不遷主於宗廟，以合祭也。諸侯禘祫與天子同，惟禘則一禘一祫，出禮文。張子解以爲此言夏禘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祫而已。見不得如天子祫禘可同時而舉也。烝嘗且祫，謂秋冬皆如天子合祭也。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明其宗也。明宗子，不祭禘者，故又發此文。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

與禘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

高雲從曰：適士立二廟，祭禘及祖。若兄弟二人，一嫡一庶，而俱爲適士，其庶子止得立禘廟，不得入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若庶子非適士，或未士，則雖禘廟亦不得立。故不得祭禘，明其宗之有繼祖之宗，又非繼禘之宗，則長子非祖父之正統，不敢如宗子斬其長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曰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惟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見曾子。

高雲從曰。釋禮。庶子不祭殤。與無後之義。長殤十六至十九。中殤十二至十五。下殤八歲至十一。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皆未成人而死者也。世數親服五世之數。殤與無後。皆從祖祔食者也。已為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已為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不得祭無後之兄弟。皆具牲物而祭。子主其禮者也。祭祖庶之殤者。以已為祖之庶。孫而或庶子所生之殤。則已亦為祖矣。無所祔食。故自祭之。祭殤。惟適子者。適子有廟。得特祭也。祭法曰。天子下祭殤五。諸侯三。大夫二。以尊祭卑。故曰下祭五。謂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曾子問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註曰。凡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小宗者。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之子為大宗。

徐德夫曰。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皆釋首句言。非謂凡庶皆不祭殤。與無後。惟父之庶。則不祭殤。祖之庶。則不祭無後。也。父之庶。祖之庶。皆釋首句言。非謂凡庶皆不祭殤。與無後。惟父之庶。當祔已之禰廟。以不祭禰。故不祭之。無後。則子之兄弟也。已之兄弟。為祖之孫。當祔禰廟。以不祭祖。故亦不祭之。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三句。又釋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句。庶孫。是自已為祖之庶。孫。又當別立小宗者。祭其子之殤。謂祭其自己下祭之殤。是傷乃已之孫也。若已非庶孫。則已子之殤。在已為適孫。在父為適曾孫。在祖為適元孫。已當下祭。固不待言。若祖父在。則有祖父下祭。已亦不必自祭之矣。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與凡殤非適。兩適子。俱指殤者言。如皆適子。適孫之謂。不當指主祀適子言。觀語氣。自見曾子問。凡殤與無後之殤。則合特祭之。適殤。與祔祖之庶殤言。

般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

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羸及之而不詳爾。

高雲從曰：劉近山曰：殷而上，謂成湯以前爲天子者，其廟制則七也。祖考始祖也，而下爲高曾祖禰，四親廟也。遠廟爲祫者，二則高祖之父祖，當遷遷者，其主所藏之廟也。皆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始有百世不毀之祖禰，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世室，并后稷始封之祖，而七曰世室者，不毀之名。其禰則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世室。羸穆於文，羸昭於武也。諸侯無二禰，無高祖以上之禰廟也。五謂高曾祖禰及始祖也。祫謂合祭，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者，諸侯五廟，其祫固及其始祖矣。大夫三廟，有大事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合也，亦上及於高祖，千者，百下千上之義。

徐德夫曰：殷而上，有禰廟，無祖廟。世室，周有祖廟。世室，無禰廟。然禰主皆藏祖廟。世室中，則亦不得謂無禰廟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祫也。

高雲從曰：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說於室，而出於祫，循更反。此交神明之道也。筵，席也。几，所憑以爲安。同几，夫婦共一几。蓋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有別死，則精氣無閒，故曰：交鬼神異於人。廟門謂之祫，設祭於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爲祫言。不知神於彼，饗之乎於此，饗之乎無方以求之也。

徐德夫曰：疑左右几，是疑同筵異几也。夫婦同几，是止設一几也。求之謂求鬼神所在。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高雲從曰：劉近山曰：社，土神。稷，穀神。五祀，門戶、中霤、百神。如日月星辰山川丘陵之類。祭雖以百神之功而實報天之德。百神而曰天，以見百神無非天也。故以事天之道事鬼神，則事之極而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諡，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朱子曰性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不同。諸侯以氏為諱。切恐諱本氏字。傳寫之訛。如舜生瀉汭。武王遂賜胡公滿為瀉姓。即因生賜姓也。鄭之國氏。本天子國之後。駟氏。本氏駟之後。即以字為氏。因以為族也。尊統上者。天子以生賜姓。統諸侯。卑統下者。諸侯以字分族。統大夫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高雲從曰：天子因生賜姓。但可。以賜諸侯。難以命於下之人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高雲從曰：方氏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劉氏曰：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高雲從曰：郊特牲。言卜郊之事也。作猶用也。告於祖廟而行。事尊祖也。用龜以卜。而於禰宮親考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為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高雲從曰：儀禮喪服。謂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履。公之士為公之衆臣。公之卿大夫為公之貴臣。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卿大夫之衆臣。室老家相之長。家邑之士。即家相。衆臣之與貴臣。猶庶子之於嫡子。禮庶子不以杖即位。謂父母之喪。嫡子得執杖進階。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衆臣之不以杖即位。其義疑與此同也。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

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高雲從曰：劉近山曰：適士。諸侯之上士也。蓋諸侯薦於天子。三命方受位於王朝。若一命受職。再命受服者。皆諸侯之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謂但為一官之長。非若適士為王朝爵

命之通名也。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高雲從曰。周禮六官之屬。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櫛弓曰。公卿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朱子曰。達官。謂得自達於君者。

徐德夫曰。官師。卽達官也。達官之長。卽適士也。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爲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高雲從曰。周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使。得以臣其屬也。

徐德夫曰。賜官。惟卿大夫有之。臣其屬。卽臣其室老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高雲從曰。禮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未毀。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也。公雖不服族人。喪然祖廟猶存。則其親於公同。爲有服之屬。故使女師教之。公宮。公宮祖廟也。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此釋欠詳。姑存之。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

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

焉。

高雲從曰曲禮曰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謂識死者而不識生者但傷死者而不弔溺徒涉而死本謂不弔以絕之張子則謂可傷尤甚不弔生者以異之如何不淑弔者慰問之辭謂何如福此凶變也於畏壓溺者弔其生者則此慰問之辭何所施焉故但傷而不弔也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高雲從曰學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劉近山曰永即歌永言之永善依永者善依其言之短長而歌樂之也制數服近之文冕弁衣裳之類皆當雜習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文不足畏也為一說

高雲從曰此論語二章張子合而言之

徐德夫曰為一說總是欲人及時勉學也

乾稱篇第十七合刻於前茲不載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所聚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舍氣有象否

按氣載理而出者也故形上之道與不測之神皆為氣之本體也若就神而論則鬼神亦不專屬氣張子以為二氣之良能是也凡磅礪乎上下之閒不可執以為有亦不可委以為無執為有則是象

委為無卻是虛中有半無寄往來於寒暑迭盈虛於晦朔擅闔闔之大樞表德刑之妙用是則鬼神之情狀介乎理氣之閒天下之事物無一能外理氣則無一能外乎鬼神故曰體物而不可遺

至誠天性也出乎天性誠自然至理不息天命也無有開斷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誠自不息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功用言非二物也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誠以存主言化以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而化可知矣功用言非二物也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叢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叢然起見則幾矣

按此可見性是天地間公共之物非有我之所得私也盡人盡物皆吾分內事耳程子所謂性卽理也無私之謂理張子謂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是氣載理而行者也都從大公起見人能不以私然一己自私則與天地合德矣上繫論性謂吾儒本天本之以此也謂釋氏本心本心者最爾之見也亦私而已矣

有無一內外合同庸聖此人之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卽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卽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按性無方所名狀之可言是至虛也體物而不可遺則實矣然萬物雖多無所而不感則雖實而無所固滯也至靜於未發之中鬼神莫知也一動則感而遂通矣不窮謂靜而動動而靜循環不已也實而不同則一而散一本而萬殊也動而不窮則往且來誠故不息也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形上形下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性者至善而已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

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按學問所以變化氣質。苟有未變。當告氣不當告性也。福善禍淫。理之常也。有反是者。非天命之逆施。乃境遇之適然。君子亦安之而已矣。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之。不

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閒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尙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誠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閒。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陰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遣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矢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誠。致曲則邪。求之

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按道即太極。無方。故無物不包。無體。故無微不入。此其所以語大語小而莫載莫破也。設若偏滯於方體。則同於一物矣。安能宰物。惟其超於形氣之上。是以通晝夜。合陰陽。而渾然無迹者也。動則在陽。靜則在陰。故曰兼體動極而靜。靜極而動。不守其常。故曰無累。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斯之謂歟。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子況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

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固訓堅固，方合本文。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

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二義自是名論。

程子答張子書云：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

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視，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見髮髣髴，能

無差乎。更望崇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常自條暢。○又曰：子厚謹嚴，緣謹嚴便有迫切意象，無寬舒之意。

朱子答江彥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致矣。然豈獨物我之閒，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麤，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然聖賢之言，亦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正氣

反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文而不差，然後為得也。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五

經學理窟一

周禮

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閒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蓋人屈抑無所伸故也。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蓋山僻罕及。多爲強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呪詛於神。其閒又有偶遭禍者。遂指以爲果得伸於神。如戰國諸侯盟詛。亦爲上無王法。今山中人。凡有疾者。專使巫者視之。且十人閒有五人自安。此皆爲神之力。如周禮言十失四。已爲下鑿。則十人自有五人自安之理。則盟詛決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禮。詩云。侯詛侯呪。靡屆靡究。不與民究極。則必至於詛呪。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肉刑猶可用於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傷舊主者死。軍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別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觀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輕視其死。使之別足。亦必懼矣。此亦仁術。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鑿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啻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至如言四句偈等。

其先必曰人所恐懼不可思議。及在後則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今所謂死雖奴隸竈間豈不知皆是空彼實是小人所爲。後有文士學之增飾其閒或引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書文之。故其書亦有文者實無所依取。莊子雖其言如此實是畏死亦爲事不得。

一市一博百步之地可容萬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所以平物價。收滯貨。禁爭訟。是決不可闕。故市易之政非官專欲取利。亦所以爲民。百貨亦有全不售時。官則出錢以留之。亦有不可買時。官則出而賣之。官亦不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應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答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據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爲富。借如大臣有據土千比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其所有。其他隨土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士。棊畫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爲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既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損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爲方十里者百。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爲方步者萬。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爲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

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間有山陵林麓不在數。

廩而不征。廩者猶今之地基錢也。蓋貯物之地官必取錢。不征者不稅斂之也。法而不廩。法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廩與不廩亦觀臨時如何。逐末者多則廩所以抑末也。逐末者少不必廩也。

既使爲采地。其所得亦什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也。然所食必不得盡。必有常限。其餘必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是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之義。其貢亦有常限。食采之餘致貢外必更有餘。此所謂天子幣餘之賦也。以此觀之。古者天子既不養兵。財無所用。必大殷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榮之道。後世乃不肯行。以爲至難。復以天子之威而斂奪人財。汲汲終歲亦且不足。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然古者世祿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戶也。必有法。蓋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貧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

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基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田授民。然不得而分種。如租種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爲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諭此意。人亦自從。雖少不願。然悅者衆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卹人情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爲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貫。大其智懷以觀之。井田卒歸於封

建。乃定封建。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爲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旣未可議封建。止使守令終身。亦可爲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覽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爲天下者。奚爲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爲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人主能行井田者。須有仁心。又更強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唐太宗雖英明。亦不可謂之仁主。孝文雖有仁心。然所施者淺近。但能省刑罰。薄稅斂。不慘酷而已。自孟軻而下。無復其人。揚雄擇聖人之精。艱難而言之。正止得其淺近者。使之爲政。又不知如何。據此所知。又不遇其時。無所告訴。然揚雄比董生孰優。雄所學雖正當。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學差溺於公羊讖緯而已。

婦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肅拜也。因肅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直其身。失其義也。

一畝。城中之宅。授於民者。所謂廛里。國中之地也。百家謂之廛。二十五家爲里。此無征。其有未授閒宅。區外有占者。征之。什一使自賦也。

五畝。國宅。城中授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有東宮西宮。聯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內。授於民者。亦五畝。於公無征。

十畝。場圃所任園地也。詩十畝之閒此也。不獨築場納稼。亦可毓草木也。地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蓋中有五畝之宅。當受而無征者。但五畝外者出稅耳。

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士所受圭田也。兼宅田共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畝。此言士者。卿士通言之。

五十畝。官田。牛田。賞田。牧田。所任遠郊之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賞田。賞賜之田。牧田有二。牧六畜者一也。授於鄉民者一也。此四者。皆以五十畝爲區。賞田以厚薄多寡給之。

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鄉田百畝。兼受牧田五十畝。故其征二十而三。

百五十畝。田百畝。菜五十畝。遂人職曰。夫廩。餘夫亦如之。廩者。統百畝之名也。又有菜五十畝。可薪者也。野曰菜。鄉曰牧。猶民與氓之別。其受田之家。耕者之外。猶有餘夫。則受二十五畝之田。菜亦半之。故曰亦如之。其征二十而三。二百畝。田百畝。菜百畝。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之閒。必更有法。

三百畝。田百畝。菜二百畝者。其征十二。以菜田半見耕之田。通田菜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其上園地。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漆林也。

周制。受田自一畝至三百畝。計九等。餘夫增減。猶在數外耳。

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以以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

事者。老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宅不毛者。乃郭中受五畝之宅者。於公則無征。然其閒亦可毓草木取利。但於里中出布。止待里中之用也。

居於田而不耕者。出屋中之粟。

閒民轉移之餘。無職事者。無所貢。故出夫家之征。或征其力。不用力則必有他征。孟子所謂力役之征。夫者。一夫家者兼餘夫。

旅師閒粟。野之田者。未有受。而閒者。或已受之。民徙於他處。或疾病死亡。不能耕者。其民之有力者。權耕所出之粟也。旅師掌而用之。勸粟助貸於民之粟。或元有官給之本。或以屋粟閒粟貸之。得其興積。則平頒之。

幣。金、玉、齒、革、泉、布之雜名。

近郊。疑亦通謂之國中。十一使自賦之者。蓋迫近王城。未容井授。故其稅十一以爲正。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寬。雖上地。猶更給菜田五十畝。故其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菜田。六遂。然後餘夫有菜田。故遂人職云。餘夫亦如之。國宅無征。則遠郊之宅。有征可知。

勸粟。興助之粟。

屋粟。不授田徙居之粟。

開粟井田耕民不時死徙其田偶閒而未歸空土有量力者暫資以爲生者之粟

此三粟非公家正賦專以資里宰之師所謂旅師者里中之養供服器之用爲賞罰之柄

廩里與園廩之別廩城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稱園廩在園地其制百畝之閒十家區分而衆居者詩人所謂十畝之閒之田也作詩者以國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郊園廩而已故耕者無所用其力則桑者閑閑而多也十畝之外他人亦然則削小無所容尤爲著矣

一夫藉則有十畝之收盡入於公一夫稅則計十畝中歲之收取其一畝借如十畝藉中歲十石則稅當一石而無公田矣十一而稅此必近之

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此謂之家夫家之征疑但力征而已無布縷米粟之征若歲無力征則出夫布閭師所謂無職者出夫布非謂常出其布不征其力則出夫布以代之也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必天下之通制也又遂人上田萊五十畝中百畝下二百上田萊五十畝比遠郊井受牧田之民二十而稅三者無以異中萊百畝以肥瘠倍上萊下萊二百畝以肥瘠倍中萊此三等蓋折衷之均矣然授上萊者稅二十而三受下萊者乃多至十二蓋田均則食少者優不得不加之稅爾周道如砥此之謂也

周禮惟大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智包羅記得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

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孔子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之於始祖之廟謂之圭田恐是畦田若菜圃之類故授之在近又少也

詩書

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家邦言學文王者也

蟪蝼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者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止隨義理如此而言李翱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亦近之

順帝之則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無所思慮順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靜言之

古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爲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止觀天意如何耳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萬事止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爲有理。但天神不聞。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波。與汙泥之水。皆是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止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

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衆人之心同一。則卻是義理。總之則卻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謳歌訟獄之不之焉。人而以爲天命。武王不薦周公。必知周公不失爲政。尙書難看。蓋難得智臆如此之大。止欲解義則無難也。

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福禍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止爲人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己。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欽明文思堯德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與堯不同。蓋聖人有一善以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字之多寡爲德之優劣。則孔子溫良恭儉遜。又多於堯一字。至於八元八凱。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

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其字又甚多。如是反過於聖人。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蓋知所本。今稱尚書。恐當稱尚書。尚奉上之義。如尚衣尚食。

先儒稱武王觀兵於孟津。後二年伐商。如此則是武王兩畔也。以其有此。故於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一戎衣。蓋自說作兩度也。孟子稱取之而燕民不悅。弗取。文王是也。止爲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事閒不容髮。當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故予不奉天。厥罪惟均。然問命絕否。何以卜之。止是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當時豈由武王哉。

靈臺民始附也。先儒指以爲文王受命之年。此極害義理。又如司馬遷稱文王自姜里歸。與太公行陰德。以傾紂天下。如此。則文王是亂臣賊子也。惟董仲舒以爲文王。閔悼紂之有道。故至於日昃不暇食。至於韓退之。亦能識聖人作姜里操。有臣罪當誅。分天王聖明之語。文王之於紂。事之極盡道矣。先儒解經如此。君臣之道且不明。何有義理哉。如考槃之詩。永矢弗過。弗告。解以永不復告。君過。君豈是賢者之言。詩序必是周時所作。然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辯也。如言不肯飲食。教載之。止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一也。

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爲天下國家。止是豫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兩玉相攻。則無所成。必石以磨之。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

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此便道理出來。

宗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尙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的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鬯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

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摧。又譬之於河。其主流者河身。若是涇流汎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涇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枝昌大。則須是卻爲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罪。止爲武王之聖。顧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緒。故須立武王。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

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閒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少。須是士人承祭祀。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己也。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如一人數子。且以適長爲大宗。須據所有家計。厚給以養宗子。宗子勢重。卽願得之。供宗子外。乃將所有均給族人。宗子須專立教授。宗子之得失。責在教授。其他族人別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條。族人須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許族人將己合轉官恩澤。乞回授宗子。不理選限官。及許將奏薦子弟恩澤與宗子。且要主張門戶。宗子不善。則別擇其次賢者立之。

後來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意欲後世尙存某官之宅。或存一影堂。知嘗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則此亦不濟事。唐狄人傑。顏杲卿。真卿後。朝廷盡與官。其所以旌別之意甚善。然亦處之未是。若此一人死。遂卻絕嗣。不若各就墳冢。給與田五七頃。與一閒名目。使之世守其祿。不惟可以爲天下忠義之勸。

亦是爲忠義者。實受其報。又如先代帝王陵寢。其下多有閒田。每處與十畝田。與一閒官世守之。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爲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是爲公祭。

王制言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爲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

宗子既廟。其祖禰。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

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六

經學理窟二

禮樂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卽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周樂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爲文王廟所作。下武繼文也。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旣崩。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成大武也。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

治亂以相。爲周召作。訊疾以雅。爲太公作。

入門而縣。興金奏。此言兩君相見。凡樂皆作。必肆夏也。至升堂之後。其樂必不皆作。奉必有品次。大合樂。猶今之合曲也。必無金石。止用匏竹之類也。八音克諧。堂上堂下。盡作也。明矣。

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止此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止是言志。歌止是永其言而已。止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卻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

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嘒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周禮言樂六變而致物各異，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意。事亦不能如是確然。若謂天神降，地祇出，人鬼可得而禮，則庸有此理。

問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徵恐止是徵，平或避諱爲徵，仄如是則清濁平仄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

今尺長於古尺，尺度權衡之正，必起於律。律本黃鐘，黃鐘之聲以理亦可定。古法律管當實千有二百粒，黍後人以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透之，取中等者用。此特未爲定也。此尺止是器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以古人之身若止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卽知因身而定。羊頭山老子說一秤二米，黍黍直是天氣和，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深厚者必能知之。

後之言歷數者言律一寸而萬數千分之細，此但有其數而無其象耳。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鍾，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卻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旣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

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至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如爲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矣。

鄭衛之音。自古以爲邪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土苦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墮。弛慢頹靡。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墮。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則皆踞高山谿谷。故其氣剛勁。此四夷常勝中國者此也。

移人者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顏回也。今之琴亦不遠鄭衛。古音必不如是。古音止是長言。聲依於永。於聲之轉處。過得聲和婉。決無預前定下腔子。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

禮卽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

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爲。但不知耳。

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閭仕者。其心正欲得利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性原不曾識磨礪。

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卽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

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敍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學。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

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古人無倚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倚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欽。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

氣質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大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大體胖。心既弘大。則自然舒大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

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天壽之理。皆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卽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

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徵。蓋誠非禮無以見也。誠意與行禮。無有先後。須兼修之。誠謂誠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則當有所尊敬之心。有養愛之者。則當有所撫字之意。此心苟息。則禮不備。文不當。故成就其身者。須在禮。而成就禮。則須至誠也。

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則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當存此心。及用得熟。卻恐忘了。若事有汨沒。則此心旋失。失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則無有不善。

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爲奔迫。反動其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簞食。一豆羹。易衣而出。止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爲貴。

所謂勉勉者。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至於成性也。今聞說到中道無去處。不守

定。又上面更求。則過中也。過則猶不及也。不以學爲行。室則有奧而不居。反之他而求位。猶此也。是處不守定。則終復狂亂。其不是亦將莫之辨矣。譬之指鹿爲馬。始未嘗識馬。今指鹿爲之。則亦無猶識鹿也。學釋者之說。得便爲聖人。而其行則小人也。止聞知便爲了。學者深宜以此爲戒。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人於此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雖於不若己。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則雖與仲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況朋友交相取益乎。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耳。可取者。不害爲忠臣孝子。

如是心不能存。德虛牢固。操則存。舍則亡。道義無由得生。如地之安靜不動。然後可以載物。生長以出萬物。若今學者之心。出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卽休。如此。則道義從何而生。

於不賢者。猶有所取者。觀己所問何事。欲問耕。則君子不如農夫。問織。則君子不如婦人。問制器。不如問工人。問財利。不如問商賈。但臨時己所問。學者舉一隅。必數隅反。

後生可畏。有異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然不如絕利一源。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捧搯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爲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僞物。當以木偶人爲譬。以自戒。知息爲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止欲不息。

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怠墮。事無由立。況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

事。

苟能屈於長者。便是問學之次第云爾。

整齊卽是如切如磋也。鞭後乃能齊也。人須偏有不至處。鞭所不至處。乃得齊爾。不知疑者。止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處也。無則止是未嘗思慮來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客氣。其爲人剛行。則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於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卻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

道要平曠中求。其是虛中求出實。而又轉之以文。則彌堅。轉誠不得。文無由行。得誠文亦有時。有庸敬。有

斯須之敬。皆歸於是而已。存心之始。須明知天德。天德卽是虛。虛上更有何說也。

求養之道。心止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觀一物又敲點著此心。臨一事又記念著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止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止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止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理。

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今方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爲一。有不合自是非也。

人能不疑。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

立本既正。然後修持。修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於事業。而能盡義者。止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較琢磨。學博則轉密察。鑽之彌堅。於實處轉爲實。轉誠轉信。故止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舜與仲尼。心則同。至於密察處。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則有輔弼疑丞。中守至正而已。若學者。則事必欲皆自能。又將道輔於人。舜爲人君。猶起於側微。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顏淵學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樂正子。爲信人。爲善人。其學亦全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說信甚事。止是謂於道未信也。

慎喜怒。此止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天祺。公之弟。御史。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止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七

經學理窟三

義理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吾徒飽食終日。不圖義理。則大非也。工商之輩。猶能晏寐夙興。以有爲焉。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於不知矣。學者須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爲接。無以爲功業。須亦入息。

此學以爲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與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則道可傳矣。

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爲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碁酒書畫。其術固均無益也。坐寢息其術同。差近有益也。惟與朋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知。若細微亦必知也。

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使人。

凡事蔽蓋不見底。止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止是俗事。

今人自強。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固必意。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則教者不須言。求之書。合者卽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爲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止是須涵泳。

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性剛者易立。和者易達。人止有立與達。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然則剛與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必立。大立則必達。學者欲其進。須欽其事。欽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欽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己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道德性命。是常在不死之物也。己身則死。此則常在。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止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止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釋氏之學。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物能役心。虛室生白。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揚皆不能知。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止欲說得。便似聖人。若此。則是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

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理。志於道者。能自出義理。則是成器。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之。若以聖人之能。而爲不能。則狂者矣。終身而莫能得也。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知德斯知言。己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己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爲力。今須自作。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

心相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學不能推究事理。止是心癡。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癡。

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違戾。是爲無天德。今顰眉以思。已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將不神。

其至神矣。能亂吾所守。文脫

有言經義。須人人說得別。此不然。天下義理。止容有一箇是。無兩箇是。

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有觀。他前言往行。使畜得己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

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

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

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學者潛心略有所得。卽且誌之紙筆。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養其心。立數千題。旋注釋。

常改之。改得一字。卽是進得一字。始作文字。須當多其詞。以包羅意思。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之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有急求義理。復不得。於閒暇有時得。蓋意樂則易見。急而不樂。則失之矣。蓋以求義理。莫非天地禮樂鬼神。至大之事。心不洪。則無由得見。

語道不簡易。蓋心未簡易。須實有是德。則言自歸約。蓋趣向自是。居簡久。則至於簡也。聞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爲兩老子。猶左丘明別有作傳者也。

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亂世之事。不可以證先王之法。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勝於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愛。終無益。不如游心經籍義理之間。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爲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爲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止泥文而不求大

體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止視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觀書見一言大。一言小。不從博大中來。皆未識盡。既聞中道不易處。且休會歸諸經義。已未能盡天下之理。如何盡天下之言。聞一句語。則起一重心。所以處得心煩。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今既聞師言。此理是不易。雖掩卷守吾此心可矣。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爲善。易曰。一致而百慮。既得一致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既得此心。復因狂亂而失之。譬諸亡羊者。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其亡羊則一也。可不鑒。

人之迷經者。蓋已所守未明。故常爲語言可以移動。已守既定。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鋤去其繁。使詞簡而意備。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記。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爲心。但止是物不人心。然人豈能長靜。須以制其亂。

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理。雖雜出諸儒。亦若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

者禮記則是諸儒雜記。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己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義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爲爲人。對人恥有所不知。意止在相勝。醫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聞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得看。惟是有義理也。故惟六經。則須著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得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絕。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學詩學禮。以言以立。不止謂學者。聖人既到後。直知須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己。知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說義理。命字爲難。看形器處尙易。至要妙處。本自博以語言。復小卻義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大學原上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使可行。又可集得義。養浩然之氣。須

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義者克己也。

書多閱而好忘者。止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止著一義理都貫卻。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止生是也。更無別理。

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人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爲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剋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爲學須是要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爲公卿。若所爲無以異於人。未免爲鄉人。富貴之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爲無傷。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郟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子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其始且須道體。用分別以執守。至熟後止一也。道初亦須一意慮。參較比量。至已得之。則非思慮所能致。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提孩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止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近來思慮。大率少不中處。今則利在閑。閑得數日。便意思長遠。觀書到無可推考處。

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止。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爲不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無之矣。耳不可以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爲不聞。是耳之聞。未可以爲聞也。

憂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

道理今日卻見分明。雖仲尼復生。亦止如此。今學者下達處行禮。下面又見性與天道。他日須勝孟子。門人如子夏子貢等人。必有之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己。則爲能變化。卻習俗之氣性。制得習俗之氣。所以養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某舊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任其自然。

人早起未嘗交物。須意銳精健。中正。故要得整頓。一早晨。及接物。日中須汨沒。到夜則自求息反靜。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孔子曰。根也慾焉得剛。

樂則生矣。學至於樂。則自不已。故進也。生猶進。有知乃德性之知也。吾曹於窮神知化之事。不能絲髮。禮使人來悅己。則己不可以妄悅於人。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止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學得周禮。他日有爲。卻做得些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制。止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田中之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己。謀衆如家。則民自信。

火宿之微茫。存之則烘然。少假外物。其生也易久。可以燎原野。彌天地。有本者如是也。

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之隨。晒之多疑。須當告使其病。則病上偏治。莊

子謂牧羊者。止鞭其後人。亦有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某止是大直無隱。凡某人有不善。卽而舉之。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八

經學理窟四

學大原下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

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閒言長語。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邾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

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使勝於聖人也。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卻是末事。止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止以多思爲害。今日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者無事也。止要行其所無事。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止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所以難命辭者。止爲道義是無形體之事。今名者。已是實之於外。於名也。命之又差。則繆益遠矣。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則此甚善。計天下之言。一日之間。百可取一。其餘皆不用也。

答問者命字爲難。已則講習。聽者往往致惑。學者用心未熟。以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縱其閒有命字未安處。亦不足爲學者之病。

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止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止是靜。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卽是養心之術也。苟

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欲得正己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己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止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捷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如應物也。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止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卽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旣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止爲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懣好樂。亦止是爲其身。虛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止是兩公平。不私於己。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犬之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旣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適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堂。不可得也。

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也。今夫石田。雖水潤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也。出莊子言。內無受者不入。外無主者不出。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趣嚮。著心處如何。

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愧而不爲。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割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學者止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穰是養。雖在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道理須義從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挂意。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止是尤精。雖曰義。然有一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真是義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卻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利用即身安。到身安處。卻要得資養。此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無意必固我。是精義也。然立則道義從何而生。灑掃應對。是誠心所爲。亦是義理所當爲也。

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止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埽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止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大抵人能洪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不知則安能爲。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不穿窬已爲義。精義入神亦是義。止在人所洪。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麤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止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止恐深厚。人有不能見處。以顏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疏遠近先後之次。入禮義處。

止有責已無責人。人豈不欲有所能。已安可責之。須求其有漸。世儒之學。正惟灑埽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自道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止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卻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性。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朔日。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某向時謾說以爲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爲學。閒書未用閱。閱閒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覺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卻求不寐。

此其驗也。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爲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拜。

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爲。然且爲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

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

嘗啓稱台候。或以此言無義理。衆人皆台安得不台。

上曰。慕堯舜者不必慕堯舜之迹。有是心則有是迹。如是則豈可無其迹。上又曰。嘗謂孝宣能總人君之權。繩漢之弊。曰。但觀陛下志在甚處。假使孝宣能盡其力。亦不過整齊得漢法。漢法出於秦法而已。

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寒食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禁火須爲數日糧。既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爲草木初生初死。

某自今日欲正經爲事。不奈何須著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此始也。況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間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於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亦不奈何。或以爲自尊大。亦不奈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爲其子孫之益者也。

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衣服也。齊則深衣。祭則緇帛通裁寬袖。須是教不可使用。

某既閒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繁著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卽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著。如揚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止尙閒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遇乎。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爲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止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總。蓋同爨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塔之同居者當拜，以其門內之事，異居則否。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近使家人爲之，世學泯沒久矣。今試力推行之。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位版，如朔望薦新，止設於室。惟分至之祭，設於堂。位版正世與配位，宜有差。日無事，夜未深，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逮曉，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忌日變服爲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爲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帶麻衣麻履爲母
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爲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帶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
庶母及嫂亦不肉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九

經學理窟五

祭祀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今爲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凡筵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止於禰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爲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爲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疏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櫝中。至祭時。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止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子。祫及其高祖。

近世亦有祭禮於男子之位。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器皿俎豆筵席純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近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人必須有此降殺。以明尊卑親疏。故今設祫位。雖以其班。亦須少退。其禮物當少損。其主祭者。於祫食者。若其尊也。則不必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爲之。

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爲備須是豫。故至時受福也。羞無他物。則雖羞一品足矣。旣曰庶矣。則惟恐其不多。有則共載一器中。籩正之外多無妨。

古者旣爲孟月之祭。又爲仲月之薦。薦者祭之略。今之祭不若仲月祭之。大抵仲月爲薦新。今將新物。便可仲月祭之。蓋物之成不如仲月。因時感念之深。又不如仲月祭必卜日。若不卜日。則時同。時同則大宗小宗之家。無由相助。今之士大夫。主旣在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則無義。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特一祫之說。仲特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

鋪筵設同几。止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

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胾骨升首。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專殺。必因重事。

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凡薦如有司執事者。在外庖爲之。則男子薦之。又如籩豆之類。本婦人所爲者。復婦人薦之。

禮義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理者。賢者之效。不爲細也。

五更而祭。非禮也。

庶羞不踰牲。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蓋有牲體少。而羞掩豆。是謂之踰牲。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惟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逆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著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敖。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成其休。考祭所以有尸也。蓋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諭矣。

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尸而抱也。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擔。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不見所以安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也。然則當其祫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恩須當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謂之合食。祫祭既不見男女異廟之文。今以人情推之。且。不若男從東方。女從西方。

而太祖居南面。男祔其祖。婦祔其姑。雖一人數娶。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西方之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爲祭祀吉凶冠婚之事。於此行之。廳後謂之寢。又有適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

去壇爲墀。去墀曰鬼。從廟數以至壇。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止是鬼饗之。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在廟。與壇墀之數。卽并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耳。止是懷精神也。鬼者。止是歸之太虛。故共饗之也。既曰鬼饗之。又分別世數位次。則後將有百世之鬼也。

既是壇墀。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耳。鬼饗之者。血毛以爲尙也。孝經言爲之宗廟而鬼饗之。又不與此意同。彼之謂鬼者。止以人死爲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祇人鬼。

山川之祀。止是其如此巍然而高。淵然而深。蒸潤而足以興雲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此人像。聖人爲政必去之。

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曠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蟲爲八。昆蟲是爲爲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也。水旱既其氣使然。祈禱復何用意也。民患若此。不可坐視。聖人憂民而已。如人之疾。其子祈禱。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臣之禱久矣。

月令統

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如舜封象是不得已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秦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秦社王社王自立爲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秦社在唐止見一社

章旒之數自九降至五皆降差以兩奇數有君之象四以下恐是諸侯卿大夫之服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四時蒐狩田獵教師行於草莽之法行於草莽則潛師潛師夜戰聲相聞易曰伏戎於莽

喪紀

喪不廬居也非無薪也必毀屋扉明於死者無所愛惜所以趨其急也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耐若卒哭而耐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

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卒哭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基而猶哭也。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爲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用主。古人猶以主爲藏之於楨，設之於位，亦爲褻慢。故始無設，爲重高以爲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革篋爲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卽不用苴。

重主道也。謂人所嗜者飲食，故死以飲食衣之。既葬然後爲主。未葬之時，棺柩尙存，未可爲主。故以重爲主。今人之喪，既設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

古之樽言非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止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止合一娶，婦止是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墾所及。

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而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

葬法有風水山岡。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所卜地之美惡。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爲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爲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爲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已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爲得體。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己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總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娶也。蓋冠娶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己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取妻。是己自冠取妻也。

子之上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彼則安能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子於母則不忘喪。若

父不使子喪之。爲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我未至於聖。孔子聖人處權。我循禮而已。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如麻。亦是服也。卻不得謂無服也。

禮稱母爲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爲母期。母如何卻服斬。此爲父止一子。死則世絕。莫大之戚。故服斬。不如此豈可服斬。

父在。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宜。但可服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同母異父之兄弟。小功服之可也。或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又豈有此事。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大功以下。算閏月。期已上。以期斷。不算閏月。三年之喪。禫祥閏月亦算之。古者爲舅姑齊衰。期正服也。今之斬衰三年。從夫也。

孔子惡哭諸野者。謂其有服之喪。不哭諸家。而哭諸野者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受祥日。食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據今之律。五服之內。方許爲後。以禮文言。又無此文。若五服之內無人。使後絕可乎。必須以疏屬爲之後也。有適母在。其所生母死。禮雖服緦。亦當心喪。難以求仕。

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具埋焚之禮。至於衰經冠履。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卽焚埋之。常謂喪服非爲死者己。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爲敬喪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故側席而坐。側席者。坐不安也。有喪者。則專在於哀。不爲容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皆是不二事之義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留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輕練之功衰耳。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爲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齊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衰之麻。則與齊之首經。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葛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政易去。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經。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經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練衣必煨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此昔嘗與學者言之。今二年始獲二人同矣。古之冠也。縮縫。古之吉冠縮縫也。今之冠也。衡縫。今之吉冠衡縫也。吉冠當縮縫。喪冠當衡縫。今喪反吉。非古也。

小功大功言未。恐止是以卒哭之後爲未。齊衰不言未。謂其無是禮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特性少牢。饋食一出。孺悲之學。不勝欽歎父母。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十

語錄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旣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爲天已定。而所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爲仁之大端也。學者至於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賢人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命。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卽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卻是妄。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爲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人之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爲免死之仕。亦可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訂頑之作。止爲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用欲學者心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劫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

質疑非循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止是他自信。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己。卽說無反。入於太高。見人說無己。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止在外面走。元不曾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循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罪也。

知之爲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止爲知包著心性。識知者一。知心性之關豁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止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止。言心到處。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間。止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中。然猶著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爲作。則武王已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爲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爲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一作來自粹美。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使不窮理。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爲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止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學須以三年爲期。孔子曰。期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期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大綱慣熟。學者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爲三節積業工夫。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爲限。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爲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近思作程語。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方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承相言之於書。吾輩治之於己。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學謀之太迫。則心勞而

不虛質之太煩則泥文而滋弊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

誠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誠辭苟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爲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謂惡。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爲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地之氣。謂道亦可剛柔緩速。人之氣也。謂性亦可生成覆幬。天之道也。謂理亦可仁義禮智。人之道也。謂性亦可損

益盈虛。天之理也。謂道亦可壽夭貧賤。人之理也。謂命亦可天授於人則爲命。謂性亦可人受於天則爲性。謂命亦可形得之

備。不必然氣得之偏。盡然不必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互見亦可此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告子所止。到己言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己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

見所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同上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題盡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

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

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人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妄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違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象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止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僞

迹俱辨則都無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閒止得變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止。爲到其閒。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以大受。某唱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褊求思雖是褊隘。然褊不害於明。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寬褊者。是所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及其長而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閒。性猶有氣之惡者爲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閒則更有緩急精麤。則是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天下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昏明。名不得是性莫不同也。至於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褊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卻是正當。其如此。作其一不。則漸寬容。苟志於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褊不害於明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推達於天性也。某自是以仲尼爲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誠。所以勉勉安於不

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誠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即是學也。所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豈不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即是學也。止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止習有善惡。止一作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止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使自然脫灑也。又學理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學時？一本云：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十以前，庸有不志於學。若夫今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某止爲少小時不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害欲速不達，亦須待歲月至始得。

湯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願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而樂，方講道義進，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真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

此則儘遠大所處。則實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人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況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止好仁則忽小者。止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效。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道在顏子後。言見善如不及。此好仁者也。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誠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難。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卻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禮。自外作。故又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道。故言自得深造。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均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爲心。若止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卻心。今盈天地之間。

者皆物也。如止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盡心也。窮理則細微甚有分別。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閒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使謂推類以窮理爲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卻見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

坎惟心亨。故行有尙。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疑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得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妄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諭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古之小兒。使能敬事。長者與之持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

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文集

答范巽之書第一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退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女戒第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是曰天明。天之顯達是其帝命。命女使順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

能行孝順能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無然皋皋皋皋釋與言也無然訛訛訛訛難與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

焉作儀改舊乃汝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

巾墨子誨言銅爾提提謹爾賓薦賓客祭禮玉爾儉具素爾藻綯藻綯妝飾不可大華枕爾文竹席爾吳筦念爾書訓枕

文思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遜爾提提遜謹退也提提安也爾牛引逸引其也

策問第五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爲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弊病售有司爲不得已爲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寢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糟糲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爲利矣求口實而朶其頤爲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固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不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今欲舉三王教冑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修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煖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擢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固將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著於篇觀厥謀之得失

邊議第六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萬焚於死亡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鄰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爲自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右請對

師爲寇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城邊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勢可保全。不假外救。足以技梧。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尙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右固守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旣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閒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爲備。問其多少之寇。此其大略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旣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敵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爲患耳。種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

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艱之計哉。右省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右因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欲其敵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伎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發。今衆物備具。而事不可期。蓋實未始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尙且變形廟堂。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說。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矢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積。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鍤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均。一作求其實。而闊步高視。謂小事無一有傷字。一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爲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容緩。則授補之方。當

知未易輕議。趨今之急。急在治兵。矢舉鬪射。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能射則釋之。胥徒請告。能射則給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置之。百姓輕繫者。能射則縱之。租稅逋負者。能射則緩之。當是時。環之士民。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煩一卒而守。然則得一臣如种世衡。則朝廷不問其細。而一城守矣。宜推世衡之

術於四方。右講

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強藩。輕戰忘患。故選用文臣節制。爲計得矣。然寇讎入境。則舉數萬之甲。付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得。竊爲朝廷危之。右擇帥

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帥擇爲宜。帥不可知。則守之廢置。一從內也。不爲過矣。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兼固。須精選異才。方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於滋穀食。教民戰。爲持久取勝之策。爲守必擇愛民謹事精密之人。愛民則雖亟使之而不匱。精密則大小必舉。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間於腹心。民不匱。則戰精而食足。右擇守

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修實於內。爲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而力日不足。豈善爲計議者哉。今關內諸城。誠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義勇知一作習戰。以省兵。則每歲省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敵乘吾敵。將無從而制也。右用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性理拾遺

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日爲鬼神。所謂吉凶害福。誅殛窺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愆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苟況揚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雷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爲變。魂杲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卽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

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畧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麤者。

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明善爲本。罔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

近思錄拾遺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今且止。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肯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學問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論語說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孟子說子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夕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博學於文者。止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孟子說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

多鑿。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

非在我者。文集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

人。自是勇處多。語錄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閔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

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

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論語說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

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

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有伯。有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畱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

此。孟子說。

二程書拾遺

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殺亂杯盤之列。

觀秦中氣豔衰。邊事所困。桑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妝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豔。故生是人。至如闕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止介父一箇氣豔大小。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止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橫渠墓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同几。惟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旣言越紼。則見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止消使家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闕。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

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趙俞。

恭而安。張兄十五年學。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止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止是。一物四字。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止，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坳處，不管止，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寡分之，以寡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己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

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卻在所以行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止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借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也子厚言止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止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止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儘有大者豈儘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又何道致雨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止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

事匈奴。止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有人言郭璞以鳩鬪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達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壤。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止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閒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敘。固自有先後。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止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

其閒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子厚謂昔嘗謂伯瀆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難。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世人之學。博問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閒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敝。

蘇昞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麤耳。不如清水。今以清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卻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甕碗中。不如此。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閒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以上遺書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爲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以上外書。